

魂劍影扇

张军·张强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扇影剑魂

张军 张强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田仲三

封面设计：曹铭勋 曹虹

扇影剑魂

Shanying Jianhun

张军 张强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9·插页2·字数180,000

1988年4月第1版

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2,380

统一书号：10360·171

定价：2.25元

ISBN 7-5317-0060-3/I·61

内 容 提 要

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勾结洋教，滥杀无辜，民不聊生。金扇书生雷焕和侠女秀姑高举大刀会义旗，奏出了一曲反帝爱国的赞歌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安山集卖艺逢歹徒 柳林坡劫枪遭凶险	1
第 二 回	折钢刀震敌显手段 捧木匣拜师表诚心	13
第 三 回	雷文光焚香盟誓愿 薛田资舍金聘高人	25
第 四 回	鬼祟祟变拳隐真相 意绵绵戏水露痴情	38
第 五 回	联姻亲席前赠凤钗 送远行林中传飞石	49
第 六 回	贴告示天主堂霸产 撒揭帖大刀会救民	59
第 七 回	韩秀姑仗义打走狗 薛田资缺德施毒计	72
第 八 回	迷假象冯大虎追盗 落圈套韩秀姑遭擒	85

第 九 回	铮铮剑魂惊呆众丑 烁烁扇影喜坏群英	98
第 十 回	智雷焕慧心识奸谋 勇韩钢侠肝挡顽凶	111
第 十 一 回	豪杰铭心敌血结义 鼠辈暗和狼狈为奸	121
第 十 二 回	冯继善三番告冤状 雷文光两议打教堂	133
第 十 三 回	护弱女拼死打色鬼 保拳场设计惩叛贼	143
第 十 四 回	憨愣种智赚刁钻客 奸猾贼哭求宽厚人	151
第 十 五 回	存宽厚过招释叛贼 显狡诈比图露奸谋	160
第 十 六 回	袭教堂异乡客丧命 探地穴亲骨肉团圆	171
第 十 七 回	韩姑娘遇救得骏马 薛神甫落难骑瘦驴	182
第 十 八 回	撤三军含恨遵皇旨 摆仪仗无耻接钦差	195
第 十 九 回	人吃人滥杀好百姓 狗咬狗狠敲贼县官	208
第 二 十 回	解救乡亲英雄拦轿 寻觅亲人奇女乔装	219
第 二 十 一 回	巧改扮秀姑进县城 假招供韩钢骂狗官	232

第二十二回	显绝技掌击胡四龙 含热泪路祭活张飞	244
第二十三回	众英雄乔装劫法场 孤老头疯魔喊冤屈	257
第二十四回	重振刀会义旗高举 遍燃火种百世流芳	270

第一回 安山集卖艺逢歹徒 柳林坡劫枪遭凶险

西江月

洋人横行无忌，
官府卑躬屈膝。
百姓无辜陷水火，
山河满目疮痍！

扇影惊碎敌胆，
剑魂所向披靡。
驱逐洋教举义旗，
伸张中华正气。

这部书说的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段著名的反帝爱国斗争，故事发生在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一带，起因是帝国主义列强意欲瓜分中国，贪婪无忌地争夺在华利益。德皇威廉二世派遣教士从法国手里夺得山东传教权。以传教为名到处派教士、修教堂，广收教民。教堂修得如同城堡一样，并有洋枪队保护，教堂势压官府，又狼狈为奸，巧取豪夺，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，连这些“教民”也是高人一等，打官司无不得胜，

就是杀伤人命，因有教堂保护，竟能逍遥法外，而不偿命。齐鲁锦绣大地，被闹得黑云翻滾，满目疮痍。善良百姓无法生活，被逼得铤而走险，这才酿成著名的“巨野教案”。德国主义占我胶澳，大刀会高举义旗，到处举行起义。一时，熊熊烈火燃遍齐鲁大地。欲知详情，且听慢慢从头讲起。

且说东岳泰山西南，濒临黄河有一东平湖。湖边芦苇茂密，一望无边。浅水处满是菱角、鸡头米。广阔的湖水，却是烟波浩渺，白帆点点，渔歌高唱，美如画图一般。由于湖中出产富庶，当地百姓的生活，要比十年九灾、非旱即涝的鲁西南大平原强出几倍。湖南岸的小码头安山集，是人烟密集，买卖兴隆，一片热闹景象。

穿过一段空气清新的鲜鱼市，就来到了非常热闹的十字街口。这里除了几家杂货店、布店、染坊门市之外，大多数都是卖酒饭的铺面摊贩。炸大饅子的油香随风荡漾，烙饅子的肉馅香味，更使人馋涎欲滴。两边街上，卖锅饼的、卖饅头的、卖吊炉烧饼的、卖壮饅头的、卖煎饼的，花样齐全，应有尽有。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夹杂着酒馆饭铺里猜拳行令的喧闹声，越发显得这座小镇热闹而充满生气。

十字街北，有块方方的空地，这是大集的粮食市。今天并不逢集，却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不少人。人们正在围观一老一少打拳卖艺。终日在湖上辛勤劳动的渔民，还有从乡下好不容易进趟安山集的老乡，谁不想看个热闹，开开心？何况今天这两位卖艺的，一个老汉，一个姑娘，的确不同凡响。

那老汉看上去已是年过花甲，中等个儿略显削瘦。上穿紫花粗布斜大襟的褂子，腰系深蓝搭布，下穿青布蹲裆裤，

青丝带扎腿。脚下穿白粗布袜，两道鼻儿的鱼鳞铲鞋。穿着朴素，干净利落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他偌大年纪，背不驼腰不弯，满头黑发，辫子盘在头顶上。瘦长脸儿，颧下白胡须。两道寿星眉，一双总爱眯起的眼睛，猛地一睁，可以说神采奕奕，精神百倍。他面带微笑，态度谦和，打眼一看，就知道是位“老江湖”。他身旁那位女子别具丰采与众不同。上罩猩红风帽，身披猩红团花斗篷，腰悬宝剑，倒垂金黄色的穗儿。内衬一身猩红箭衣，脚下红绣鞋，两个脚面上托着一对绽开的黄菊花似的绒球。往那一站就象一朵红云、一团火。她有十七、八岁，白里透红的面颊，眼含秋水，艳如桃李，少有的美貌。不用说锦拳绣腿亮出三招两式，就是往那儿一戳一站，观众聚拢观瞧，总不肯轻易走开，这姑娘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！

看看观众已经围了不少，卖艺老人满面带笑，向四下作了一个罗圈揖，然后抱拳说道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久闻东平湖一带惯出英雄豪杰，今天俺爷俩初登贵宝地，无非练几套粗拳，求各位帮凑些银钱糊口。同时，以武会友，还想借此机会拜访高人，多交几位武林朋友，请各位多多关照。”说罢，左看右看，看到不远处有一破旧的石碾砣，遂即分开众人，来到碾盘跟前，双手抠住碾窝儿轻轻举起，然后单掌托住回到场内。这老人手托石碾砣犹如玩物，将碾砣立好，冲众人一乐，竟是气不涌喘，面不改色。就凭借大年纪，这般力气，已将众人惊得目瞪口呆。

老人在石碾上又平摆了几块新砖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搬过这小小石碾不过凭点笨力气，在下还要为捧场的各位练点儿真功夫。请看这一摆九块砖，我这一掌下去，要上面这块完

好无损，下面八块全部粉碎。这就是老朽单掌击砖的不同之处。练成了就请各位多多捧场，再往下看我孙女的八卦剑法；练不成，做不到，就算老朽胡吹，经师不到，学艺不精，你站起来扭头就走。”

卖艺老人的这一番卖弄，立刻提起了众人的精神。这个说：“就凭这干巴老头儿，一掌下去能将这么一摞子砖击碎？”那个说：“都打碎有可能，可怎么能保住上面这块完好无损？怕是放着骆驼不吹牛——拣大个的咧咧！”也有人说：“他们可不能光说不练，我看这老汉乃是内家拳的行家，定有精湛的功力，好几百斤的石碾砣一只手托着跟玩儿一样，决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江湖骗子。”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接茬说：“凭着老汉的阅历，这爷儿俩决不是洞箫当长笛——横吹，身上有真功夫！上年我到单县、曹县那边去，那里大刀会正闹得红火。我亲眼看见大刀会的人练过，不光能排砖，运上气，请上神，可真是刀枪不入啊！这一趟咱们算是来着了，瞪大了眼睛看吧！”老头这一番话，说得众人立时安静下来，不错眼珠儿的盯住了卖艺老人，要看他练练这手“单掌击砖”。

卖艺老人面带微笑，紧了紧腰间搭布，站好架式，说了声：“献丑了！”刚待要练。“闪开！闪开！”一声喊叫，就见看热闹的观众倒了一片，闪出了一条胡同，一个瘦长汉子满面酒气闯到场内。嬉皮笑脸地叫了一声：“老头儿，甬练啦！这大年纪走南闯北，风里雨里的也不容易，带上你的孙女跟我走吧，保你一辈子吃穿不愁！”

卖艺老人抬头一看，说话的这人有三十四、五岁的年纪，头戴青色瓜皮小帽，上有红疙瘩儿，粗黑的长辫子顺脖颈子缠

了两圈儿，上穿青缎子小褂翻出内衣白领，一溜十三太保的亮银纽扣儿排列胸前。下穿青缎蹲裆灯笼裤，足蹬抓地虎的薄底快靴，腰扎三寸宽的板带，浑身上下打扮得头紧脚紧，就凭他膀子一晃倒下一片，肯定武功不弱，力气不小。再看他的相貌，虽说是浓眉大眼、鼻正口方，不过双目凶光毕露，一脸的杀气。再加上他从左眉中间直到耳轮的那道隆起的伤疤，显得面目格外狰狞。卖艺老人不由一愣，觉得来人有些眼熟，似曾在哪里会过。急忙抱拳当胸上前搭话：“请问尊驾高姓大名？老汉祖孙卖艺为生，初登贵宝地，还望多多照应。”

“哈……老爷子且莫误会，我可不是地头蛇。在下花刀胡四龙，江湖上多少也有些名声。今天，千里有缘路经此地，实不相瞒，我见你孙女人材出众，让你们这样流浪江湖，实在是于心不忍，想把你们带走，给你找个养老的地方。怎么样？”

红衣女郎脸色陡变，早已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。她紧握剑把，就要上前动手。

爷爷却急忙给她递了一个眼色，意思是切莫妄动。他安抚住孙女，虽然表面神态安详，头脑里却紧张回忆，到底在哪里见过此人？可惜仍然想不起来，于是，不动声色地轻轻问道：“不知尊驾想把我祖孙二人带到什么地方？”

来人脸上伤疤蠕动着，一声奸笑，解开胸前几对纽扣儿，一裂怀露出了脖前悬挂的十字架，非常傲慢地说：“巨野县磨盘张庄大教堂。”

“啊！二毛子！”观众中有人叫嚷。

卖艺老人脸上的笑容顿时完全消失了，对于洋教堂，二毛子的强烈仇恨在他胸中燃烧。两年来的拼命搏斗，他与徒弟刘士端、猴爪儿创立大刀会，带领人马风卷残云般地火焚单县薛孔楼洋学，捣毁丰县戴家楼教堂，以及最后攻打东湍教堂的威武雄壮的场面，洋神甫、二毛子仗凭洋教势力，肆意夺地占房，欺男霸女，残害无辜百姓的事实，朝廷腐败无能，地方官与洋毛子勾结一起，阴谋残害刘士端、曹德礼，使轰轰烈烈的大刀会起义壮举归于失败。还有他那顶门大弟子猴爪儿魏伯溪，至今生死不明的种种情景，一齐涌上心头。他真想把这个认贼作父，今天又要骑到自己头上拉屎的家伙一掌击毙。可又一转念，为了重振大刀会，实现抗敌爱国的宏图大业，特别是要弄清这个二毛子的真正来历，或许能得到一点关于猴爪儿的消息，目前万万不能轻举妄动。于是强压心头怒火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带俺祖孙去教堂干些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总比你四处颠沛走江湖卖艺好得多。天主会保佑你，神甫会照顾你。把话挑明了吧，就凭你这个如花似玉的宝贝孙女，教堂也得另眼相看……嘻嘻，这年头儿，别那么死心眼儿。”

老人冷冷地说：“俺爷俩要是不愿去呢？”

“不去？哼……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嘛？那就休怪我姓胡的无理了！”胡四龙一阵冷笑，眼珠儿一斜，抢步向前，使了个“乌龙探爪”，恨不得一把抓住姑娘。姑娘知道爷爷用意，紧缠斗篷没有还手。看看胡四龙手到，猛地退步转身躲过一旁。胡四龙虽说多喝了几杯烧酒，但毕竟功夫了得。一招走

空，接着“饿狗扑食”大转身又向姑娘扑来。红衣女子忍了又忍，一连躲过三招，并未还手。

常言说：力巴看热闹，行家看门道。这姑娘接连躲过三招，步法轻快，翩若惊鸿。胡四龙已经断定她是一个决非只会儿套花拳的江湖女子。何况她身旁还有那位举止沉稳、精神矍铄的老人。不由暗暗叫苦，怕是遇上了劲敌。后悔不该多贪了酒，只顾瞧着小妮子水灵，就贸然报名动手。可当着众人怎么收场呢？哼！姓胡的自打出世以来，没栽过这样的跟头，只有来狠的了！想到这里，他猛然纵身，使出绝招“金豹探爪”。这一招快而猛，掌未到掌风先到，想一下把姑娘打倒，再与老头儿过招。谁料刚一出手，就听到一声断喝：“住手！”话到人到，只见金灿灿一件兵刃，猛力向胡四龙手臂切来。吓得胡四龙急忙缩手，那人却飞落在他的面前，挡住了去路。

未等胡四龙发问，众人齐声喊道：“好了！金扇书生来了！金扇书生来了！”

乡亲们这一喊叫，引起了卖艺老人和红衣女子的注意，不约而同暗暗夸道：好一位英俊少年！只见他：面如满月，目似朗星，高鼻梁、狮子口，一双剑眉入鬓，雄赳赳英气逼人。高高的身体，细腰扎背，双肩提拢，身法轻捷，似飞鸟落地无声。一头黑发梳得油亮，发髻垂于脑后。身穿一件米色纺绸长衫，脚下长脸皮底便鞋。手中兵器确是稀罕，乃是人间少有的一把赤金摺扇。扇股儿扇迷子都是赤金打就，扇面也是优质丝绦制成，两面涂满金粉。迎着霞光万道的朝阳摇动，越发显得金光飞舞，熠熠生辉，耀人二目。真是个翩翩

少年，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材，不枉人称“金扇书生”。

此刻，胡四龙也觉得眼前一亮，心头一震。看他颇象个温文潇洒的读书人，然而纵身飞至，却有一身高超的轻功。知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恐怕此人大有来历。刚要问他名姓，就见来人金扇一挥，挡住自己的去路，厉声骂道：“狗！你这条洋人豢养的狗！竟敢到我们东平湖来为非作歹，欺侮卖艺女子……”

胡四龙哪肯容他再往下讲：“你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快快报名受死！”

书生刷地将金扇打开，舒展猿臂轻轻摇动，笑咪咪地说道：“在下金扇书生雷焕，劝你饶过这一老一小，速回教堂为妙，不然，惹起雷某的犟脾气，怕是你难出这安山集呀！”

“什么？”花刀胡四龙哪受过这般奚落，立时怒不可遏地说：“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打算多活几天，你就少管闲事！”

雷焕将金扇一摇，一声冷笑：“路不平有人铲，事不平有人管，这闲事我是非管不可！放明白点儿，这里不是德国鬼子在济南的领地，也不是巨野磨盘张庄。狗东西！你帮助洋人残害百姓，已是罪不容诛，竟敢又来此作孽！”

金扇书生步步进逼，声声责骂，显然要激胡四龙动手。搁在平日，胡四龙也早就动手拼命了。可是今天，挨了这一串严厉的责骂，他反倒头脑冷静下来了。心中暗想：他怎么知道我从济南主教那里来？又怎么知道我要到磨盘张庄去？责骂我帮助洋人罪不容诛，显然这位书生，不只为卖艺女子打一个抱不平，乃是知我底细跟踪而至。哎呀，不好！他

想到自己押船从济南经东平湖，往磨盘张庄运枪支，想不到昨夜竟在湖心遭到围攻抢劫。不是自己用暗器将对方头船上的三只红灯击灭，恐怕要出大事呀！可更为令人惊异的是，对方也有高手，竟用气功将我船头灯笼击灭。他，莫非就是这位金扇书生？！看他拉开架式，挡住去路，并不主动进招，显然是故意纠缠。我呀，不上这个当！决不能被他缠住，胡四龙称得起经多见广，老练狡诈。心里急着要走，可表面上却摆出一副架式。猛然一招“毒蛇出洞”，垫步拧腰，双掌似剑，恶狠狠向着金扇书生前胸击去。

雷焕见他来势凶猛，急忙侧身躲过，正欲用金扇削他双手。没料到这一招他竟能化实为虚。胡四龙双掌走空，身形前倾，借势发力旱地拔葱跃出圈外，分开众人，如飞而去。金扇书生哪肯轻放，随即飞身跃至圈外，尾追不舍。

早已怒火难忍的卖艺女子，本想看那金扇书生与二毛子胡四龙见个高下，再决定自己是否上前相助。也没想到胡四龙突然虚晃一招，仓皇逃遁。感到自己平白遭人欺凌，胸中恶气难出，一阵气得脸色苍白，银牙咬碎，啊地一声，猛然抖手向爷爷刚才摆好的砖掣击去。啪！上面一块完好无损，下面八块砖一碎到底。

“好啊！好啊！”本来对姑娘充满同情，暗暗为她担心的乡亲，被她突然一下单掌击砖发泄怒气的行为惊呆了，情不自禁鼓起掌来。“好气功！”“好武艺！”铸有光绪通宝字样的铜制钱，散碎银子扔了一地。

然而，更加令人奇怪的是方才拱手作揖，求乡亲们帮凑的卖艺老人，却看都不看这满地的散碎银子，喊了一声：“秀

姑，我们也去！”转身向胡四龙逃窜的方向追去。孙女秀姑也毫不犹豫地一撩斗篷夹在腋下，紧紧追赶。这一来，闹得大伙愣愣怔怔，咦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众人纳闷，暂且不提。

花刀胡四龙不顾一切的直向柳林奔去。金扇书生的出现，使他大吃一惊，方知大敌当前，事情并未结束，很可能在卸船的柳林坡要出大事。他怕的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把秘密揭开，丢了“圣物”，无法向洋主子交待。及至赶到柳林坡前，果然他的担心并非多余。老远就看见押船的几个徒弟，正和一帮子乡民吵成一团。老乡们人多，而且大都拿着鱼叉、棍棒，围住不放，非要查看运的什么东西。

在教的人一贯仗着教堂洋人势力欺压乡民，一个个扯开衣领，亮出胸前十字架，要搁在一般人见了这怕人的洋神，谁还跟二毛子斗？可今天这伙人不但怕，却是有意而来，非要查看教堂“圣物”不可。这时，看热闹的老乡也是越聚越多。胡四龙几个徒弟虽然个个胖大魁伟，又会儿路拳脚，见到这种阵势哪里敢轻易动手？

青年渔民陈明、陈亮用鱼叉敲打着已经装上骡马轿车的木箱，吆喝着：“打开看看，这里边装的什么？”一个二毛子吓得趴在箱上拼命护住：“这是圣体、圣物，动了要下地狱，千万不能动它呀！”

“滚开！不要骗人了，我们从济南跟到这里，知道你们从鬼子那里运来的什么宝贝。打开看看。”陈明说着用鱼叉照二毛子腕上狠狠拍了两下，砸得他疼痛难忍、滚下箱来。陈明、陈亮趁机撬開箱盖，抄起里面崭新的洋枪，举起来摇晃着说道：“乡亲们，都看一看吧，这哪是他们的什么‘圣物’？这是